

·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·

鸟鹄河边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农村文化文艺丛书

第九辑·故 事·

乌 鸦 河 边

本社 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·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马幼明

封面设计 戴 卫

封面题字 吴三学

乌鸦河边

(农村文化站第九辑)
文艺小丛书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 $\frac{1}{2}$ 字数 38 千
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3,600册

书号: 10318·682

定价: 0.20元

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我社特编选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艺小丛书，选编适合农村广大群众阅读或排演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古代白话小说，报告文学，带谱川戏、曲艺、故事、小演唱等。这些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、农村生活为主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文风活泼清新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体裁多样、内容精粹，田间地头、会前饭后便可浏览一册；逢年过节、丰收喜庆之时，演唱材料还为你提供了精采的文艺节目。这套丛书实为广大农村读者、文艺爱好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目 录

“辣子”的心事·····	张远纯 (1)
乌鸦河边·····	张义洪 (14)
霞光的故事·····	李仁德 (27)
卖肉·····	陈治安 陈伦源 (37)
讨“债”记·····	张汝宜 (42)
骨灰“活”·····	冯光荣 (56)
药家村平冤记·····	戴永宁 (61)

“螻辣子”的心事

张远纯

“螻辣子”名叫何桂贞。因为她动辄骂人，象破响壳一样，一碰就响。又骂得“刮毒”，叫人伤心得三天睡不着觉，比挨一顿打还恼火，所以，大家背地里都叫她“螻辣子”。意思就是象三伏天桐子树上的螻辣子一样挨不得，挨倒就是指拇粗一条猪儿子泡泡，又痒又痛，火爆火辣，几天不止。这样一个众人畏避的人，会有啥心事呢？

“螻辣子”一家四口，男人是个种田能手，就是太忠厚老实，出门是“憨鸡公”，在家当“耙耳朵”；大儿七岁，读小学一年级，二儿三岁，还在摸糖鸡屎。两个儿子是“螻辣子”的骄傲，预示着她一家不仅现在人强马壮，十几年后，更是满屋的精壮莽汉，该她“歪”一辈子！

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今年五月，麦子割完，正当栽秧季节，“螻辣子”的男人病倒了。她男人三十五岁，壮得象一头牛，平常连

伤风感冒也不见犯过，咋会倒床呢？原来，上半个月割麦子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踩倒一块锈烂的铧片，划破了一寸多长的口子。开始，两口子都不在意，灶膛里抓把柴灰一抹，撕条烂布巾巾胡乱一缠，照样割麦、挖地。谁知伤口化了脓，还染上了破伤风，发高烧、说胡话，住了几天医院，昨天刚抬回家，十天半月还下不了田。“螻辣子”全家分了二亩八分包产田。眼瞅人家的包产田都快栽完了，她家的却一片秧子也没栽！两口子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自从实行包产到户，不管是整田、栽秧，还是上肥、蓄水，各家各户都暗暗鼓着劲，互相竞赛着；要是谁落在人后，说话气短，走路脚软，人前人后，仿佛矮了半截。“螻辣子”一家哪个不着急咄！她男人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桂贞，去请二娃帮个忙吧，他家劳力强，听说今天就要栽完了。”

“哼，再背时也不得找他！龟儿二杆子，断子绝孙的。”

“螻辣子”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桂贞，你那嘴巴就不能干净点？”男人一贯不满意婆娘骂人的行为，这阵着急，居然顶了她一句。

“啥叫干净？老娘生就这个德性！不象你这个‘憨包’，遭狗咬了也不晓得搽根棍子。要不是我

把这个家撑起，人家把你瓦片揭了都不晓得。”

男人还不起点子，心想：你能，你狠，看你咋收拾这烂摊子，反正我是没得法了。

“螻辣子”自有她的打算。吃了早饭，她胳膊上挽着一个小包袱，出门往挨邻公社的娘家去了。

“螻辣子”在娘家是老大，二妹早已出嫁，家里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兄弟，爸妈身体也还健壮，一家四口，全是好劳力。她想，去请两个兄弟帮忙栽几天秧不成问题。走拢娘家院子，正是农村吃晏早饭的时候。可是，家家关门闭户，娘屋也是铁将军把门，一个大人也没有看见。一问细娃儿，原来都到田里栽秧去了。“螻辣子”进不了屋，提着包袱往坡上走。

“桂贞！大忙天，还有心回娘家？”

“大妹子！你男人是栽秧能手，咋不把他一起叫来，帮你妈栽几天秧？”

娘家的熟人向“螻辣子”打着招呼。“螻辣子”苦笑着，一边敷衍，一边朝前走。来到娘家包产田，只见她两个身强力壮的兄弟一人拽一根纤绳在前面拉，爸爸在后面掌着犁，正在犁田。“螻辣子”吃了一惊：娘家耕牛奇缺她是知道的，可她出世以来，还从没见过人力犁田。田边上放着碗筷，五十几岁的妈妈正在田角用铁耙抓泥平田。显然，一家人刚吃过饭，妈妈是送饭到坡上的，顺便做点

田里活。“犍辣子”心痛妈妈，嗔怪地说：

“妈啦，您咋也下田了？”

妈妈见大女儿回来了，心里高兴，赶忙上了田坎：“哎，有啥法？四、五亩包产田，把人心子都揪紧了。你看，把他几爷子都累死啰。”妈妈心痛老伴、儿子，嘴里不住地抱怨，却怎么也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，脸上洋溢着信心、力量。“犍辣子”不解地问：“妈，队里不是新买了一部拖拉机吗？怎么……”“下午才轮到犁我们的田，他们是在绞边（注）。好不容易盼来一泼雨，还不是为了抢水。吃大锅饭那几年，这白花花的水漏光了也没得人管！”

妈妈望着满坡整田，栽秧的社员，豪迈地说：

“你看，如今实行包产到户，大家都拚着命，比着干哩！”“犍辣子”见妈妈是那么精神，也很高兴，目睹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，想起自己那二亩八分白水田，心里又是一沉，她强装笑脸，打开包袱：

“妈，这是给您老人家的几斤白糖，快过端午节了，您老人家拿去包粽子吃。”

“咋不给小强留着！忠诚呢？”

“他……”“犍辣子”望着弓着背脊拉犁的兄弟，肩上的纤绳深深地陷进肉里……她怎么也不好意思开口。

“怎么？又吵了嘴？”妈妈担心地问。“螻辣子”犹豫着不答言，她妈信以为真，责备说：“你那德性也改得了，连男人都马倒马倒的，忠诚哪点不好嘛！”

“哪里嘛，他，他正忙栽秧。”“螻辣子”终于决定把男人受伤的事隐瞒下来。

“那你咋不在家帮他一把？”她妈半信半疑。

“螻辣子”被逼得没法，只好信口说她家秧草霉烂了，专门来娘家找秧草的。

“那么大一个队，连儿把秧草也找不到？”妈妈又埋怨起来：“都怪我从小把你惯使了，一张嘴巴不饶人，把生产队的人都得罪完了，你当我不晓得！”

“螻辣子”有口难辩，支支吾吾地拿起几把秧草，不顾妈妈再三挽留，就又倒转回家来了。

一路上，“螻辣子”忧心忡忡，本想再到二妹家去想法，但二妹的脾气她是晓得的，她家也在坝子上，田多土少，在这火候上不仅不能抽身，说不定还要被强留住倒帮忙。想来想去，别无他法，看来，只有在本队打主意。本队田土各半，有的今天就要栽完了，反正是换工，忠诚劳力又好，找几个帮忙的本来不成问题，但是，唉，她想起两个月前同二娃的一场纠纷……

当时，“螻辣子”刚在院坝边的自留地里耘了

苕种，本来用竹子编的篱笆保护得好好的，谁知二娃家一只鸡不知怎么飞了进去，啄坏了两窝，刚巧被挑水回来的“螻辣子”看见：“是哪个黑良心的，把鸡逮进来刨呀！你刨，刨金刨银，刨他先人祖坟！吹嘶！”“螻辣子”一边骂一边放下水桶，抽出扁担赶鸡，鸡被赶急了，迎着“螻辣子”“扑喇喇”往起一飞，鸡脚爪把“螻辣子”脸上划了一道白印子。“螻辣子”火上浇油，不干不净的话就骂了出来。邻弯的二娃婆娘见是自家的鸡，赶忙出来赔礼道歉，“螻辣子”仍然骂不绝口。二娃也是个火炮脾气，闻声赶来，立即接上了火，回骂“螻辣子”是茅坑里的臭石头，才下崽的恶母狗。“螻辣子”骂人从来没遇见过对手，现在居然有人斗胆对阵，她抖擞精神，唾沫横飞，越战越勇，大有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的架势。二娃结婚两年了，婆娘还没怀孕，她就骂二娃“断子绝孙”，终究要“打短命”，更有那些连男人也骂不出口的脏话，一齐从她嘴里喷了出来。二娃哪里是她的对手，只好鸣锣收兵，“螻辣子”乘胜追击，一连骂了三天三夜。二娃婆娘生得本分，自觉理亏，又生就性情温和，只好任她乱骂乱说，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三个晚上。最后，答应今后栽红苕时，赔她两窝苕藤才么台。从此，两家结下了冤仇，至今没说一句话。

想起那些脏话，“螻辣子”现在自己也脸红。

她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，男人拄着拐杖，正勉强支撑着起床烧火煮饭，两口子一边做着家务，一边协商栽秧的事。高价雇工吧，现在虽然粮食过了关，可经济上还没完全翻身。打酒割肉，七、八个工钱，岂不要豆腐盘成肉价钱？男人还是主张在本队请人换工。可是请谁呢？两口子把全队四十多家一一筛选过，眼前能勉强抽出劳力换工的只有四、五家。可是，不是在划分包产田时，“螻辣子”同人人家吵过嘴，就是在儿女纠纷上角过犟，即使没什么隔阂，谁又肯沾她这个“螻辣子”的边呢？再说，忙了将近一个月了，煤烧光了，米吃完了，有的要去挑煤，有的要去打米，自留地和包产地的包谷也该薅了……唉，农村人有几时清闲的啊！即使有空闲，谁又不愿歇口气呢？男人躺在竹凉椅上，无计可施，又忍不住埋怨婆娘平时为人太尖酸刻薄了。

“螻辣子”不服气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少来教训我！要是依你，伸个指拇，他咬齐倒拐子，有个完？”

虽然社员们说“螻辣子”是“横扯筋”、“九道拐”、“绞绞链”、“古板匠（犟）”，可她从来也不认为自己不讲理，她是“得理不让人”。突然，她觉得自己又抓住了什么“理”，“咱！”把锅铲在灶沿上猛地一拍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天灾人祸，谁能料到？他当队长的一年拿几百个补助工

分，就不兴照闲？现在田土包到户，当真话队长当起好耍呀！”

男人生怕她又把队长得罪了，连忙说：“小声点，小声点！”

“怕个屁！他要不解决，拉他到公社去说清楚。”其实“螻辣子”心里自然明白，人在矮檐下，只好把头低，当着队长的面，当然不能用这种口气说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“螻辣子”径直去找队长。刚出门，碰见二娃婆娘从沟边淘猪草回来。那秀气女人盯了她几眼，脸上挂起一丝笑容好象要说啥子。

“螻辣子”转身进屋，“砰”地关上门，心头想：“哼！再倒霉也轮不到你高兴。打了‘摆子’（虐疾）一样抖，生了干疮比我还痒得恼火！”她从门缝缝里看见二娃婆娘走过去了，才匆匆出门。到队长那里，要经过二娃家，“螻辣子”不愿让二娃看她的笑话，走“转转路”避开了。

来到队长家门前，里屋传来队长小儿子的声音：

“妈，爸爸说今天去帮何嬢嬢栽秧，今天星期，我也要去。”

“你去讨骂！何嬢嬢是“螻辣子”，毛毛虫，挨不得。”

“爸爸都不怕。”

“爸爸也不去，我们的田还没栽完哩。”

“你哄人，爸爸去都去了。”

“乖娃娃、听话，在家给妈吆麻雀，麦子晒干了，妈妈给你烙粑粑吃。”

“不嘛。王老师说，要学雷锋，做好事，我要跟爸爸去嘛。”

“讨厌！再要做好事，也轮不到她，你爸爸真要去帮那个泼妇栽秧，不准他回家！”

“螻辣子”听得羞愤难禁，恨恨地转身走了。她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窄小的单田坎上。坡上坡下的社员没有一个招呼她，只是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，有的同情，有的嘲讽，有的怜悯，有的鄙夷，有的斜视着她交头接耳地议论。“螻辣子”感到浑身火辣辣的，仿佛觉得背后有人指指划划地向她吐口水，好象一股气浪推着她，她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

一种空虚、孤独、忧伤的感觉使这个强硬的女人第一次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。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、可怜。她同别人吵架角犟的事一桩桩、一件件浮现在她的眼前。“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！”从她当姑娘到现在的三十二年经历中，特别是十年动乱中，她悟出了一条“真理”：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。现在她对自己这一根深蒂固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动摇。……

“螻蛄子”一边走，一边反躬自省，冷不防一脚踩虚了，左脚陷进了秧田，她气恼地猛一提脚，没有绊绊的鞋子却掉进了泥里……背后传来了一阵压抑着的哄笑声。要在往常，“螻蛄子”早就跳起双脚骂开了。现在，她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。陡地，“螻蛄子”眼眶里涌满了泪水，她拾起鞋，赤着一只脚飞跑起来，恨不得马上跑回家，倒在床上，蒙着被子大哭一场。

经过二娃后窗口，猛听得屋里传来队长的高嗓门：

“二娃，何桂贞的脾气都晓得，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嘛！”

“哼！那号脏婆娘，提起她，嫌臭了嘴！”

“螻蛄子”一听，一股无名火直往上冲，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的人生哲学又主宰了她：不要欺人太甚！我“螻蛄子”不是好惹的，她正要冲进去大闹一场，一个文静的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——

“你就去帮她栽一天嘛。谁家没得个生疮害病？眼见周围团转的田都要栽完了，只有她家的空起，你就忍心了？”

“螻蛄子”听出是二娃婆娘的声音，心里一动，就住脚听起来。只听队长说：

“你们两家结怨最深，你带个头，我才好去动

员其他几家。两三亩田，一天就突击完了；再说，这是换工，又不是叫你帮干忙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二娃婆娘又说：“人家队长自己的田还没栽完，都要去帮忙，我们的田已经……”

队长笑呵呵地打断二娃婆娘的话：

“莫把我扯进去。我那一亩背阴田迟两天栽莫来头。”

“那也得让她先给你赔礼道歉。”二娃对婆娘说。

“那次怪我没把鸡关好，事情是我们引起的，你也骂了人家，哪能全怪她！”二娃婆娘的声音。

“舅子恶鸡婆骂得你两顿没吃饭，你忍得，咯老子我容不得！”二娃提高嗓门，仍然犟着性子。婆娘也生气了：

“队长说了一大清早了，你一句也听不进！包产不是单干，何桂贞的田减了产，你不跟倒背时！亏你还是个男子汉，没有一点度量！”

队长见小两口要吵起来了，连忙说：“秀云说得对。实行包产到户，还是全队统一分配，只有把大家的包产田都种好了，才能多打粮、多分粮；要是都只顾自己，还叫啥社会主义？何桂贞爱骂人的行为，往后大家都要多帮助教育她。现在，国家号召讲文明、讲礼貌、互相尊重，我们农村人也要响应，你那些‘舅子呀’，‘咯老子’呀，也莫来！”

哈哈！”

队长的话把小两口逗笑了。“螻辣子”听得面红耳热，想离开，又想听个究竟，过了一会儿，只听二娃调皮地说：“好吧，看在贤夫人的面上，这个忙，我帮！”

“唰！”“螻辣子”鼻子一酸，激动、悔恨的泪水涌流出来。她正要抬手指泪，发现手里还提着那只糊满泥巴的鞋子。她满面羞惭，赶忙抽身回家，还没进屋就喊开了：

“忠诚，快烧火！”

“做啥？”

“煮甑子饭。我上街去割肉、打酒，队长带着二娃他们今天要来帮我们栽秧。”

“二娃？”

“多亏他女人……”“螻辣子”内疚地说。

“割肉打酒是小事，人家不在乎。等哈儿二娃来了，你得先给人家认个错。”

“死人子，不消你说！”“螻辣子”心悦诚服，故意“揉”她男人。她麻利地打开箱子，取出两张“大团结”，提着一只篮子刚跨出门坎，队长领着二娃迎面走来。

“何桂贞，又要出门搬兵？看，我给你请来一员大将。”队长指着身后的二娃说。

“这……我，我去割肉、打酒。”